

曾國藩全書

第一卷



光明日報出版社

传记

成功方略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全书 / 马道宗主编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2.9
ISBN 7-80145-585-1

I. 曾… II. 马… III. ①曾国藩(1811~1872)—全集 ②曾国藩(1811~1872)—传记 IV. Z4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7164 号

主 编: 马道宗(曾国藩研究专家)

总监制: 马红梅

图文制作: 翟文明 周文辉 李向龙

封面设计: 逸鸣先生

总策划: 光明日报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图文编辑室

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, 国内一些博物馆、图书馆向我们提供了图片资料, 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。

同时, 我们还参考使用了部分图片, 但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同所有者取得联系, 未能及时支付报酬。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, 并请有关人员及时与本社联系。

曾国藩全书

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 × 1194mm 1 / 16

印 张 32

印 数 1000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80145-585-1/K · 32

总 定 价 165.00 元(全四卷)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前言

近年来，有关曾国藩的图书的出版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。大到全集，全书，小到传记，逸闻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社会上也掀起了“曾国藩热”，由学界，而军界，而政界，而商界，彼此呼应，波澜壮阔；上至政坛领袖，各级干部，下至普通读者，平民百姓，对“曾国藩”或读之，或研之，或习之，或用之，竞相求证，蔚为大观。

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，旧秩序行将崩溃，而社会前进的方向茫无头绪。国内，太平天国义旗一举，应者云集，烽火燃遍十余省，清王朝顿失半壁江山。国外，列强环伺，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，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。可谓内忧外患，百弊丛生。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，无权的在籍侍郎，怀澄清之志，昂然崛起于湘楚之间，纵横捭阖，创下了煌煌伟业，不世之奇勋，成为中兴大清的第一名臣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，并在政治，经济，军事，社会思想等方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，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。从这点上来说，他是每个渴望成功者的楷模。

曾国藩是位官僚，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端腐朽的从政环境。他一无家学，二无根底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，历尽宦海风波，获得彻底的成功。虽诟病不绝，却荣宠不衰，虽倍受诋毁，然善始善终。其行其言，于无意间构造出一部炉火纯青的官场绝学，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智慧与谋略阐释得淋漓尽致。

晚清还是一个信仰崩溃，道德沦丧的时代，在极其龌龊的人生环境中，曾国藩持一定之规，为人，为官，为民，为国，处处体现出强大的人生品格，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。

在几十年的宦海沉浮，戎马倥偬之余，他治学不倦，成为一代大儒。

其治家，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，四位弟弟学有所成，后应其召投身行伍，与其兄一道披坚执锐，驰骋沙场，都建立了赫赫功业。儿孙辈更是英才辈出，其子纪泽虽为人愚钝，但继志砺学，出为使臣，不仅表现出了泱泱大国的风范，且折冲尊俎于国际间，为中国收复伊犁，夺回主权而英名留世，并成为近现代中国第一位堪称开拓者的，颇有作为的外交家。

其识人用人，别具一格。在人心多变，价值取向渐趋多元的时代，他几乎揽尽天下英才，在政治上有李鸿章，左宗棠，沈葆楨，郭嵩焘等辈同声相应，大半中国尽在掌握；在思想上，薛福成，冯桂芬，容闳等人同气相求，使洋务思潮澎湃，流风披于华夏，并开启维新先河；在科学上，徐寿，华蘅芳，李善兰齐聚幕中，中国近代科技就是从他那里启蒙。

作为一个完美的成功者，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

经验，可以说让后人高山仰止。毛泽东，数尽帝王无赞语，独服曾国藩；蒋介石，乱世枭雄权谋手，师承曾国藩。

呜呼曾国藩，廿年功名满天下，一部绝学传后人。

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，是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，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智慧的凝结，是他在几十年宦海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，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的一套空前绝后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到理论。尤为重要的是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，人际关系也愈来愈紧张而世俗化。这样，绝不故作清高，力避空谈，清淡而注重实际的曾氏人生绝学，更是暗合并满足了现代社会，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渴望，使其深入人心，历久弥盛。

有关曾国藩的图书出版虽多，但不少是迎合市场的应景之作，或节录拼凑，不加研究，或解读粗疏，难尽其妙，或粗制滥造，不合人意。本人多年来从事曾国藩之研究工作，此次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密切合作，精心制作这套彩图版的《曾国藩全书》，一方面把多年来的研究心得与成果公诸于世，另一方面也希望对目前的曾国藩热进行一次全面总结。

全书分为《传记》、《挺经》、《家训》、《冰鉴》四卷。《传记》以高度凝练的笔法和精美图片，再现了曾国藩立德、立言、立功的传奇人生，为读者提供一把打开曾学谋略宝库的金钥匙。《挺经》则深入剖析曾氏官场经营和为人处世的绝世之学，精彩揭示其成就百世官场楷模的不宣之秘。《家训》全面展现曾国藩在继承先人遗训及结合自身体会，教导兄弟子侄辈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，从而传扬中华优秀家教传统，并使之有益于现代家庭。《冰鉴》精到解读曾国藩识人用人的神秘之学，披露他体察入微，洞悉人心的无上法则，诠释他罗致天下人物克成大功的不二法门。

全书不仅全方位地深刻传达出“曾氏绝学”的精妙之处，阐释个中的微言大义，同时还精选了一千五百多幅图片，立体再现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环境及曾国藩成就千古完人的辉煌人生，让读者在美仑美奂的画面中阅读清新活泼的文字，品味和体察曾学之妙，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享受。

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，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正。

马道宗于见微斋

2002.8



目录

第一章 负厚载重

- 一、蟒蛇投胎 3
- 二、肩负重任 4

第二章 仕途顺畅

- 一、平步七迁 9
- 二、贵人相助 12
- 三、言为心声 13

第三章 骂名留世

- 一、奉旨团练 15
- 二、“曾剃头”的由来 17

第四章 坎坷湘军

- 一、岳州城首战败北 21
- 二、靖港战败，投水自尽 26
- 三、转败为胜 37
- 四、九江战败，再次自杀 42

第五章 官场失意

- 一、明争暗斗 45
- 二、丧失至亲 48

第六章 祁门遇险

- 一、担任两江总督 51
- 二、祁门之灾 53

第七章 天国瓦解

- 一、安庆之克 59
- 二、驻扎江浙 63
- 三、南京之克 67
- 四、李秀成之死 72



第八章 剿捻无功

- 一、推辞剿捻 75
- 二、攻捻之败 80
- 三、失败之由 83

第九章 推行洋务

- 一、发展造船工业 87
- 二、引进西方文明 92
- 三、创建近代化水师 94

第十章 天津教案

- 一、奉旨赴津 97
- 二、违心断案 100
- 三、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109

第十一章 风烛残年

- 一、再次回任两江 115
- 二、鞠躬尽瘁，孜孜不倦 120



传记

「曾国藩全书」

第一卷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第一章 负厚载重



曾国藩像



粉彩桃树蝙蝠纹笔筒 清

一、蟒蛇投胎

嘉庆十六年（公元1811年）农历十一月十一日的夜半时分，一个小生命在湖南省湘乡县诞生了。

这个呱呱坠地的乳名为宽一的孩子，就是后来在清代称为“中兴”大臣的曾国藩。他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
据说，1811年曾国藩出生的那个晚上，曾国藩的曾祖父，年近七十岁的曾克希梦到蟒蛇从空中降到梁上，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曾国藩就被人们认为是蟒蛇投胎了。

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世代口耳相传的说法，成年后的曾国藩长得和蟒蛇特别像：他眼睛呈三角形，总是像要睡觉的样子但却充满了光泽，中等身材，走路很重，言语迟缓。不仅如此，曾国藩的性格也跟蛇很近似，因为他从小就很阴险，即使是很小的仇恨也记在心中，必定会进行报复。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，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开始读书。一天，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，主人疼爱自己的孩子，于是不问青红皂白，将曾国藩骂了一顿，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也连连向主家赔不是。曾国藩把这件事暗自记在心里，到放学时，偷偷打破了主家的金鱼缸底，水干鱼死，这才消了心头之恨。十二岁时，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庙里玩，不小心把神主翻倒在地。曾竹亭为此痛斥了他，还给神主重新装了金身。为了不让曾国藩像邻居小孩一样嬉游，曾竹亭带着曾国藩到六里以外的九峰山古钵坪定慧庵去读书，每天很早出门，很晚才回来。从此，曾国藩路过神庙时，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，往神主肩上一放，很生气地说：“搭帮你，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！你一定要看好我的马，如果我的马走了，我一定饶不了你！”因曾国藩有着一双似闭非闭的三角眼，个性内向，把什么事都搁在心里盘算，因此，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“闭眼蛇”。



建于清代的湖南汉族住宅



尺牍 清 曾国藩书

二、肩负重任

1. 寒窗苦读得“早售”之喜

湘乡曾氏，从来未曾出过什么光宗耀祖之人。到了曾星冈这代，青年时好吃懒做，到处游荡，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吾早岁失学”；到壮年，才好不容易混上了地方士绅的身份，这才以不做学问为羞耻。因此，他喜欢宴请文人雅士，并感到这是很开心的事情，同时，督促儿子曾竹亭一年到头辛苦读书，以期有所成。然而，偏偏这位曾竹亭天生就比较愚钝，“累困于学政之试”，至道光十二年（公元1832年），已四十三岁，经过了十七次考试才中了举，入了县学。所以，长孙宽一凝聚了祖父辈和父辈光大门第的全部希望。“平生因学而困苦，课徒传业者盖二十余年”的曾竹亭，从儿子八岁起就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，无论出门还是睡觉，从早到晚给他讲书，耳提面命，如果他不懂就再讲，颇有耐心。他对儿子说：“我虽愚钝，但对你这样愚钝的人进行训告也不会觉得烦的。”这样的家庭期望，这样的家庭教育，对宽一而言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自然是理所当然了。

宽一于嘉庆二十年（公元1815年），也就是他五岁的时候就学认字，取学名叫子城，字伯涵。“城”是“成”的谐音，也就是渴望儿子早日成龙。家中聘请陈雁门做子城的启蒙老师，以《千字文》为读本。

曾国藩七岁多时，父亲曾竹亭因参加童子试屡试屡败，便设立私塾，取名字叫“利见斋”，这个名字其实极为俗气，私塾中授徒十多人。子城从这时起跟着父亲学习，一共学了整整八年。

嘉庆二十四年（公元1819年），子城九岁，已经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了，开始学习时文帖括。他练字时，先后临摹了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字帖，同时也学习了黄庭坚帖。十岁时，弟弟国潢出生了，曾竹亭叫子城写篇文章，说：“你现在有弟弟了，就以《兄弟怡怡》写篇文章吧！”子城写成作文后，曾竹亭高兴地说：“文中出现了至情至性之言，以后你必能守孝悌之道，继承家业了！”



私塾 清



笔筒 清

道光四年（公元1824年），曾子城随父第一次到长沙府参加童子试。一天，他父亲的朋友衡阳廪生欧阳凝祉到曾家来做客，见到了曾子城所作的试艺，赞不绝口。曾竹亭请欧阳先生出个题当面考考子城，欧阳叫他吟首诗，诗要以“青云共登梯”为主题。诗写成后，欧阳称赞说：“这种语气分明是金华殿中人才会有！”表示愿为子城说媒。不料却因那些“名门闺秀”嫌曾家地位不太显赫而无人问津。欧阳凝祉深觉不安，便移花接木，让曾子城做了自己的女婿。这位欧阳夫人生于嘉庆二十一年（公元1816年），少子城五岁，她于同治十三年（公元1874年）撒手人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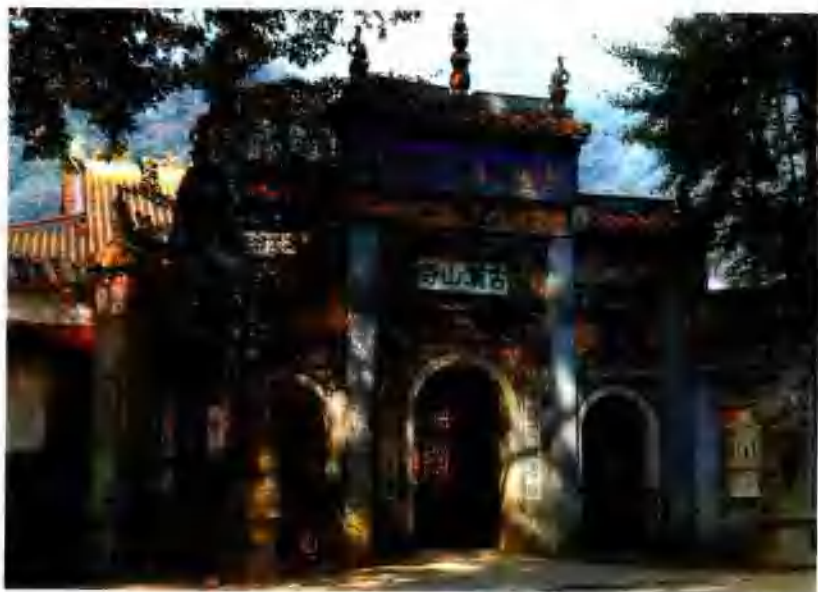
道光六年（公元1826年），曾子城第二次到府应试，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。他非常自傲，认为考官张启庚阅卷不公平，为讽刺考官两目无光，还特地买了副老花镜作礼物送给他。

道光十一年（公元1831年），曾子城从衡阳唐氏家塾汪觉庵师处回到自己所在的县后，肄业于湘乡县涟滨书院。山长刘元堂对他的诗文颇为赏识，称赞他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这年，他改号涤生，意思是要改头换面，重新奋斗。

道光十二年（公元1832年），曾竹亭考取府试第一名，进入了湘乡县学。儿子曾子城一齐去应试，录为备取，注册为廪生，仍旧回到“利见斋”温习课本。这次考试中，一个姓廖的学使训斥道：“曾子城文理不通，发充廪生！”这件事成为曾子城一生都难以忘记的耻辱。直至同治六年三月，他还念念不忘地对九弟说：“我生平吃过很多亏，……第一次壬辰年发廪生，学台责备我文理太浅。”

道光十三年，参加科试的曾子城被录取，入县学。他后来回忆道：“我生平科考都很顺利，只有小考七次才通过。即使名落孙山，我也不敢出怨言，只有愧疚自己试场的诗文写得不好。现在想起来还如芒在背。”到了同治十年五月，他仍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接澄弟信，知纪寿侄县考又取案首。吾家星冈公之子、孙、曾孙，入学者九人，而取案首者八人，惟余不得案首耳。”他没有取上第一名，竟一生都难以释怀。

入县学的这年十二月，曾子城与欧阳夫人结为伉俪。由于他父亲与叔



岳麓书院



进士题名碑

父并不居住在一起，他家早于道光二年（公元1822年）由白杨坪移到了下腰里（今属双峰县荷叶乡良江村）居住，并扩建了四间新屋。入了学，成为了秀才的曾子城附庸风雅，改称这四间新屋叫“听雨轩”，新婚燕尔的他就居住在这里。

道光十四年（公元1834年），他在欧阳厚均的教导下肄业于岳麓书院。当时，他的文名已在同辈中初露锋芒。他的同学罗泽南、郭嵩焘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刘蓉、刘长佑等后来都成为了领导湘军的将领。

这年，参加甲午乡试的他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。当时，他已二十四岁。曾子城自五岁开始识字读书，读到现在已过了十八九年的光阴，但与他父亲四十二岁始入县学相较，他应该算是“早慧”。所以，曾家上下，每个人都欢欣鼓舞，在家里大摆筵席，接待亲朋好友，整整热闹忙碌了好几天。

2. 科举不顺，苦于生计

清代的科举考试继承了明朝的考试制度。到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明令废止科举制度的时候，其间二百余年，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儒生首先须通过制艺考试，成为可入县学的生员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秀才。在乡试中登第的秀才，称为举人。通过会试，殿试登第的举人，称为进士。进士中只有进入一甲、二甲者，才可以进到翰林院中。曾子城经过十八年的苦读，于道光十二年始入县学，磨炼了五年之后，才中试进士。他从识字读书到开始踏上仕途，耗尽了二十三年的时光。

曾子城在中试举人后的当年十一月就起身赶往京城。第二年，即道光十五年（公元1835年）三月，第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。

然而，拥有很高期望、进取不止的他依然高唱着“匣里龙泉吟不住，问予何日斫蛟鼉”！正好，这年赶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，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是惯例，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中第的机会。但从湘乡到北京，来回路上的花销太大了。曾子城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，决定留在京城一年，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。好在有一所“长沙会馆”设在京师，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，所需的花费也不是很多。曾子城在北京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渐渐开拓了自己的眼界。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，又很快地沉醉于唐宋的诗词和古文。他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，比起那拾古人余唾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，实在是更有生气，也更有意义。

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，曾子城再一次与登第无缘。他虽然对此很感失望，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，将来还有的是机会，因此，也就将这



《史记》书影



《汉书》书影



道光帝朝服像 清

一时的挫折看得格外坦然了。

发榜后，曾子城立即收拾行装，搭乘运河的粮船回自己的故乡了。这时，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。因此路过淮宁时，他便借了同乡、任知县的易作梅一百两银子。但经过金陵的时候，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，实在让他感到爱不释手，一问价钱，要他身边所有的钱加在一起才买得起。曾子城心中暗自盘算：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，既然已经买好了船票，沿途也就没什么用钱之处了。而随身所带的一些现在穿不着的冬衣，不如索兴当了，就可以把回家的盘费凑齐了。

于是曾子城用当衣物所得的钱，毅然买下了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。

到家以后，曾星冈见他花了上百银子，却换回来几箱书，带去的衣箱里也都装满了书，独独不见了衣服。待他问明缘故以后，不仅没有对儿子加以责备，反而高兴地鼓励他说：“你借钱买书是件很好的事情，我会帮你把欠款还清的。但希望你细心研读，也就不算白费了。”曾子城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，从此清晨起床，半夜休息，埋头攻读，几乎一年都没有出过家门。在他进入翰苑之后，在自订的十二条日课中，“读史”仍是其中的一条，并规定说：“嗣后每日点十叶，间断不孝。”这“间断不孝”四字，就是因父亲六年前说的那句话而起的。

过了两年，即道光十八年（公元1838年），又是三年大比的日子。曾子城家因为偿还易作梅的借款而没有剩余的钱供子城赴京了，幸亏亲戚帮助，借得三千吊钱，才促成了曾子城的这次出行。曾子城到达京城，剩下的钱就只有三吊了。可喜的是这次参加会试，他在中试的贡士中排第三十八名，四月，中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，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依据惯例，列三甲者是不能进入翰林院的。曾子城感到非常羞愧，第二天就打算回去，不想参加朝考。同去应试的郭嵩焘千方百计加以劝阻，善化人劳崇光御史又答应为他圆转，他才留下来参加了朝考。朝考入选后，他于五月初二日被引见，之后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至此，曾子城走完了自己的科举之路，这一年他才二十八岁。

曾子城在这次中试之后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。有人说，是由于他的某位老师嫌“子城”二字太过鄙俗，所以他才改的。但另有人说，道光十一年（公元1831年）曾子城肄业于湘乡县涟滨书院时，深得山长刘元堂先生的赏识，并将他命名国藩，意思是子城乃是国家的屏障和藩篱。不管命名的时间如何，原意是什么，总之，这位远居山村，出身寒素的曾国藩，从此由田舍郎的身份一跃而进入了天子堂。能不能成为国之屏藩，就全靠他的福分了。



清代的进士登科录

第二章 仕途顺畅



曾国藩朝服像 清



人物故事瓷盘 清

盘中的图画描绘的是清代广为流传的“孟母教子”的故事

一、平步七迁

1. 初入官场

钦点翰林，改庶吉士后的曾国藩同年（道光十八年）八月与凌玉垣、郭嵩焘同行回到湖南。偏远山村里出了个翰林，这个头等新闻惊动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。连日里，曾家的宾客络绎不绝，比曾国藩“早售”之日的场面热闹多了。亲戚朋友，以及亲戚的亲戚，朋友的朋友，全部都赶来贺喜，所有的贺词赞语无非就是子贵父荣，说曾国藩乃蟒蛇精灵之类的话。当全家都在沸沸扬扬的时候，年已六十五岁的祖父曾星冈却较为冷静，对儿子竹亭说：“我家以农业为本，现在虽然富贵了，但过去是不能忘的。宽一当了翰林，事业还很长远，我们家里的一切食用都不要他关问，不要累着他了。”这实际上是叫曾国藩解除后顾之忧，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仕途上。

道光十九年正月，曾国藩拜祖坟，上祠堂和家庙进行祭祀。又于二月初七日起一一走访了县里的亲朋好友，更于三月二十九日起，遍走衡阳、耒阳、永兴各地亲友，拜谒地方官员绅耆。六月廿二日才回到了家中。甫一月，又于七月二十三日起，走访了宝庆、武冈、新化、蓝田这些地方的亲戚朋友，十月初四日才回来。之所以他会如此忙碌，一为酬谢亲友，二为炫耀衣锦还乡，三为联络官府，更为光宗耀祖。

由于第二年（道光二十年）四月翰林院举行散馆考试，曾国藩于十一月初二日开始向京城出发。正好这天寅时，纪泽——他的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。自从十五个月的大儿子楨第于当年二月初一日因痘症夭折，十岁的满妹也因此而夭折后，他妻子总是不停地哭，这天却破涕为笑了。自衡阳迁湘乡大界的曾氏始祖曾学孟，在迁湘乡前，曾住在衡山白果十多年时间，其妻屈氏在白果鸡公头一个姓周的人家屋后埋葬。由于久未挂扫，已经找不到在什么地方了，曾星冈这年才去白果找到了这个地方。也正在曾国藩进京的这一天，一百多名族人全部集合在他家之后，上坟



建于清代的湖南民间祠堂



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图 清



成都武侯祠

山竖碑祭祀。曾国藩正是参加了这次大祭坟活动后，从白果出发，经过两个县城——湘乡、宁乡，到达长沙府，下河乘船北上的。他的父亲和叔父骥云把他远送到了长沙才回去。

他和同行者经过漫漫征途，于三月二十八日才来到北京，在宣武门外一个叫千佛庵的庵堂里住了下来。

四月十七日散馆的题目是《正大光明殿赋》，以“执两用中怀永图”为韵，诗的题目是《赋得“人情以为田”》，得耕字。第二天揭榜，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。廿二日引见，他被任职为翰林院检讨。

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苑，至这年年底，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年时间。除夕将到之际，他回首流逝的岁月，一想到自己功不成名不就，学业也没有长进，京都的繁华与自己的清苦冷落更是对比鲜明，不禁“心摇摇如悬旌，又皇皇如有所失”。

2. 西行入川

道光二十三年（公元1843年）三月初十日，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，廷试的题目是《如石投水赋》，其韵为“陈善闭邪谓之敬”，《烹阿封即墨论》，《赋得“半窗残月有莺啼”》，得“莺”字。他在众人中名列二等第一，十四日引见，第二次被任职为翰林院侍讲。七月十五日正式补了侍讲这一空缺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曾国藩被引见后的第九天，他兴高采烈地向祖父母报告说：“三月初六日奉上谕，于初十日大考翰詹，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。初闻之，孙心惊恐甚，盖不作赋久，字亦生疏。向来大考，大约六年一次。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入考，到今才过四年，此举万没料中。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。”而结果却让曾国藩出乎意料，故他不无自豪地禀告祖父母说：“湖南以大考升官者，从前惟陈文肃公一等第一，以编修升侍读，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，以学士升少詹，并孙三人而已。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，而升官与之同。此皇上破格之恩也。孙学问肤浅，见识庸鄙，受君父之厚恩，蒙祖宗之德荫，将来何以为报！惟当竭力尽忠而已。”他升了官，以前的冷落感一扫而空，怨天尤人的情绪也消失殆尽，立即大谈“竭力尽忠”。



清中期繁华的北京城



清代二品文官补子



清代三品文官补子



清代四品文官补子

曾国藩的好运接连不断，升侍讲后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，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试正考官，而较他年长资高的御史赵楫却只得到副考官的职务。

曾国藩立志要像诸葛孔明那样，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，所以他一到四川，这位卧龙就成了他第一个凭吊的对象。

他曾在留侯张良庙流连忘返，对这位汉初的风流人物“英风渺千载”倍加景仰，将自己“亦欲从之游”、“达人志江海”的抱负抒发得淋漓尽致。

西行旅途中，曾国藩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，并终生铭记于心。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热后，好几天吃不下粒饭，颠簸晃荡的轿子更是让他难以忍受，但同行者除劳崇光多方照顾外，别的人都好像看不见似的，曾国藩竟病得“皮皱面有洼，耳聋气愈下，惨淡过潼关，沉昏渡清涧”。他一到西安，陕西巡抚、湖南湘阴人李星沅却给了他很多的照顾，百般慰藉，“遣仆炊香粳，呼僮伺馆舍。征医未辞频，馈物不论价”，还专门飞报蜀中大吏，吩咐他们以医师代巡捕，来迎接这批考官。

这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返都后，担任文渊阁校理。

3. 高升不断

道光二十四年（公元1844年）四月十二日，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。九月，分校庶常馆。十二月初七日，第三次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（公元1845年）五月初二日，曾国藩第四次任职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。六月，转补左庶子。“詹事府的职务本是东宫辅导太子，因本朝设有上书房教阿哥，故詹事府诸官无所事事，不过如翰林院一样只会养才储望罢了。”九月二十四日，他第五次的职位是翰林院侍讲学士。十二月十二日，补日讲起居注官。二十二日，担任文渊阁直阁事。

道光二十六年（公元1846年），湘籍京官上书皇帝言事，奏折是由曾国藩写的，他由此成为湘籍京官之首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（公元1847年）四月，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，大考的题目是《远佞赋》，韵为“请问下民常厥德”；《君子慎独论》；《赋得“澡身浴德”》。曾国藩取得了二等第四名的成绩。到这个时候，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八股制艺考试。六月初二日，他被第六次任职为内阁学士，同时兼礼部侍郎的头衔。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对如此的平步青云感到惊讶不已。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：“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，超越四级，迁擢不次，惶悚实深。”虽然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的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早已激情澎湃，同一天，在给叔父母的信中他说：“常恐祖宗积累之福，自我一人享尽。”第二天，又用非常自负的口吻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说：“湖南二十七岁至二品者，本朝尚无一人”；“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，惟壬辰季仙九师，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”。因此，他对他的弟弟们百般叮嘱：“祖母大人葬后，家中诸事顺遂，祖父之病已好，予之癖疾亦愈，且骤升至二品，则风水之好可知，万万不可改葬。若再改葬，则谓之不祥，且大不孝矣。”

道光二十九年（公元1849年）正月二十二日，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。他立即给住在湖南的陈源亮传书一封，信的内容是：“正月之季，遂得滥觞春宫。清夜扪心，实堪惭恧。回思善化馆中，同车出入，万顺店内，徒步过从，疏野之性，肮脏之貌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，